

從雙軸理論探討李欣倫《有病》的陌生化現象

許淑萍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李欣倫是台灣新生代作家，作品多次獲得文學獎項。她至今出版了四本散文著作，分別是《藥罐子》、《有病》、《重來》、《此身》，而《有病》具有情感激昂濃烈、文字華麗新穎、意象豐富多元的文學藝術性，但前人研究的卻寥寥無幾。本文希望藉由雅各布森的雙軸理論來解析李欣倫《有病》文字運用的密碼，分析她運用何種文學技巧造成陌生化現象，使讀者感知延宕而更能體會作品深刻豐富的文字意涵，進而感知她特殊的文字之美。

關鍵詞：李欣倫、雙軸理論、有病



一、前言

李欣倫是臺灣新生代作家，在 2002 年出版《藥罐子》¹，從中醫師女兒身分出發，寫出對於生活的脈象觀察。在印度旅行三個月以沉澱感情的傷痛後，又於 2004 年創作《有病》²一書，書中強調愛情是場熱病，一切都成為疾病的隱喻。而 2009 年創作的《重來》³書寫她在印度與尼泊爾的反覆旅行，她遠赴偏鄉擔任義工，以一顆悲憫的心記錄殘破受苦的靈魂。茹素多年，她在 2014 年寫作《此身》⁴以身體為凝視對象，題材與身體經驗緊密結合，圍繞素食、跑步、騎車與旅行，試圖在文學中開闢出一條除了情欲與感官的身體領域文學。作品曾得過全國學生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與新世紀華文青年文學獎等諸多獎項，文學才華備受肯定。而四本創作中，《有病》這本散文表現出她濃烈的情感與特殊的文字技巧，相較於其它三本書而言筆者認為是她散文中極富文學藝術的作品。

可惜歷來研究李欣倫散文藝術性的學術論文寥若晨星，為免有滄海遺珠之憾，故此篇論文旨在以符號學（semiology）二軸說來探討李欣倫《有病》一書中的文字陌生化現象。陌生化理論最早是由俄國形式主義評論家什克洛夫斯基在 1914 年《詞的復活》中提出的。他認為藝術存在的目的，是在於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知，而不是只有知道。藝術的技巧在於使對象陌生，增加感覺的難度與時間的長度，這樣的感知延長可增加藝術的意涵的多面性。他的陌生化詩學理論是西方陌生化詩學的成熟標誌。而二軸關係源於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討論語言狀態時所提出的理論，他認為「在語言狀態中，一切都是以關係為基礎的」⁵並進一步說明各項要素的關係和差別都是在兩個不同的範圍展開的，而這兩個範圍就是「組合關係」與「聯想關係」。後由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加以補充與發揚。

雅各布森認為文學與非文學的界定，在於文學性語言具特有的對稱與聚合將讀者引向「信息」（能指—signifier），他運用了兩個術語：「組合軸」（the axis of combination）及「選擇軸」（the axis of selection）。而這兩個概念是由索緒爾率先提出，「組合軸」相當於索緒爾的「橫組合關係」，代表兩個以上的詞在句子中的關係；「選擇軸」相當於索緒爾的「縱組合關係」，也就是「聯想關係」，指潛藏在組合軸下具相似和對等的詞。

雅各布森在〈語言學的元語言問題〉⁶中提出語言行為的構成來自說話者（ADDESSER）把一段話（MESSAGE）傳達給受話者（ADDESSSEE），而中間需要語境（指稱功能）、內容（詩歌功能）、接觸（寒暄功能）及代碼（元語功

¹ 李欣倫，《藥罐子》，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

² 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 年

³ 李欣倫，《重來》，台北，聯合文學，2009 年

⁴ 李欣倫，《此身》，新北市，木馬文化出版，2014 年

⁵ 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1980 頁,170

⁶ 雅各布森在 1956 年 12 月 27 日在美國語言學會年會上所做的主席演講。



能)，讓受話者能正確解碼說話者的訊息。其中強調語言信息、文本信息及表達信息本身，即是發揮詩歌功能，可透過對語言“有預謀的、有組織的策反”來實現。雅氏稱之為語言的美學操作，其實就是對日常語言進行陌生化。⁷

是以，筆者試著運用雙軸理論，梳理出李欣倫散文中陌生化形成的原因。並於本文以下將相對分為「錯置與疊加的文法現象」與「立象表意之意象化現象」等兩個部分來進行分析。

二、錯置與疊加之文法現象

在雅各布森雙軸理論中，「組合軸」間的關係特徵是「連接性」(contiguity)，呈現出轉喻 (metonymic) 的功能。在非文學語言系統中，「組合軸」佔了支配的地位，因為常以明確的字面意義傳達訊息，但事實上組合軸亦可產生文學性，即利用本身文法的排列特質，將文詞錯置或重複，便可達到陌生化的藝術效果。李欣倫在組合軸中便是利用相同的字詞不斷重複使用，或是詞語的錯置，造成文章中情感不斷疊加與凸顯，也能使讀者在腦海中繪出文字畫面，或是疑念懸置的效果，進而造成感知的延遲，亦能造成陌生化現象，使讀者在閱讀時因陌生化效果而更能體會作者想傳達的意涵及情感。

例如在〈迴游你喧譁的子宮〉中：

但更多時候，我們的知識和傲氣不願閉嘴，總在她面前話匣大開，非得逼到她臉色更難看、說話更難聽，頓時，你的血液快速流動，身體漲滿神氣和神奇的能量，嗜血的你殘忍地將她的心臟剝去，在假想中，在沉默中。⁸

作者敘述母女間失敗的溝通後，彼此用刻薄的言語傷害對方，故句子原本應為「嗜血的你『在假想中，在沉默中』殘忍地將她心臟剝去」，但作者在組合軸中運用詞語錯置方式，使主詞「嗜血的你」與「將她心臟剝去」這樣凶殘的動作連結更快速，形成「剝去心臟」動作上迅速俐落的感受，更加強了「殘忍地」文字效果，讓讀者能在腦海中形成強烈而血腥的畫面。而「在假想中，在沉默中」被錯置在句子的最後，也將主角的心理層面刻畫出來，突顯作者想表現的「嗜血的」、「殘忍的」性格。更刻劃出女兒在盛怒下脫口而出、不計後果的言辭將親情磨蝕殆盡的情景。

⁷但雅各布森在〈隱喻與換喻的兩級〉(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 中談到「詩句的格律對偶和韻腳的音響對應關係引起了語義相似性和相悖性的問題」(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underlies poetry; themetrical parallelism of lines, or the phonic equivalence of rhyming words prompts the question of semantic similarity and contrast.) 強調詩句的語音與形式上對等，方形成意義上對等。但本文探討對象為散文，故本書中的語音分析略過不提。

⁸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16頁。



同樣的方式也在〈有洞（之二）〉：

近乎直覺。那天，我走在炎熱的德里街道，突然興起穿鼻環的念頭。⁹

文句應為「那天，我走在炎熱的德里街道，突然『近乎直覺』興起穿鼻環的念頭。」而作者將「近乎直覺」置前，可在閱讀過程中造成一種「疑念懸置」的效果。由於行文中並未交代什麼事情近乎直覺，是以「近乎直覺」一詞的出現及其空缺，遂使得文本產生出一種吸引閱讀的懸念，而文句的錯置則更進一步強化了作者毫無事先規畫，一時興起的情緒。

可以發現，作者運用詞句錯置，可以使組合軸因變異所造成陌生化效果。同樣的在〈還剩多少〉中寫到：

我的家教學生今年小學四年級，問他最討厭什麼？他答數學，最喜歡的事呢？睡覺，毫不考慮地說。¹⁰

原來的文句應為「他毫不考慮地說：睡覺。」但是文句錯置強調學生對數學的厭惡，而一成不變、不斷填鴨式的學習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來，所以作者詢問「最喜歡的事」，文句快速連接著「睡覺」。錯置的文句使讀者更能清楚知道學生對數學的厭惡、現實的無奈，更突顯在這樣教育下學生無法探索興趣，對未來茫然無助的悲涼。

顯然，在組合軸中藉由文句的錯置，能造成感知的延遲，使同樣的文字經過刻意錯置後更凸顯出主角的情感。

此外，重複的字詞亦能產生情感的疊加，進而造成陌生化現象，如〈都是你害的〉一文中，作者友人所說的：

你看看，是他把你弄得這麼糟糕的。是他，讓你一下老了十歲。是他，讓你多了幾根白頭髮。是他，造就了你的皺紋、黑眼圈。（原來失戀是另一種地心引力？）是他，輕易地消耗你的甜脆本質。是他，是他，他有罪。¹¹

文句透過重複使用七個「是他」將文句拉長，將作者在愛情挫折中的憔悴痛苦模樣細數出來，先總述作者失戀時形貌十分「糟糕」，再分述實際情況——蒼老、白頭髮、皺紋、黑眼圈，最後再歸納出作者因失戀而不再具有「甜脆本質」，藉此讓作者戀人的罪責加深加重，凸顯出作者在感情中的痛苦情感。重複七個「是他」也刻畫出友人盛氣凌人的指責姿態，對比出作者在感情挫折後的蒼白與脆弱。

⁹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41頁。

¹⁰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65頁。

¹¹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61頁。



相似的寫法在〈迴游你喧譁的子宮〉一文中也可看到：

愛在言語、肢體、眼神間。愛所造成的傷害也在言語、肢體、眼神間。¹²

文句重複了「愛」、「言語、肢體、眼神」，表達出了我們可以說出關心的言語，做出關心的動作，也可以給對方關懷的眼神讓對方感受到愛。但同樣的也能在言語上、動作上、眼神上刺傷對方，更諷刺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們愛對方。這裡運用重複詞語讓我們反躬自省，我們常「以愛之名」卻反而傷害自己所愛的人。運用重複的「言語、肢體、眼神」間，將「愛」與「因愛而傷害」兩種不同感受對比出來，形成陌生化現象。

顯而易見，作者運用詞語不斷地重複來拉長文句，使文句表現更多意涵，也疊加出更深刻的情感。同樣的方法在〈未曾結束〉一文也被運用：

原諒我，此刻的我實在無從捕捉當時的顫抖和悸動，難免有誇大之嫌，但感受就像記憶，無法臨摹，只能再現，感受癱瘓了表達力，或許，它根本不要你用文字記憶，只要你交出這一刻，這一刻，以及這一刻。¹³

這段文字傳達出作者在靜坐時瞥見身體細微的變化，她自謙很難以言語形容，連用三個「這一刻」強調要真正深刻感受當下。古人雖云：「逝者已矣，來者可追。」但未來真的可追且可把握嗎？這很值得商榷。故作者強調人不要活在已逝的過去與未能掌握的未來，人要活在「當下」，感知「現在的自己」、享受「現在自己的美好」。

另外在〈最後，我的倒影漸漸濃密〉作者運用重複字詞表達諷刺意味：

如果我沒記錯，不到半年內，據我們第一次說最後之後，還見了不下五十次的最後一面，講了不下百次的最後通話，吻了不下千次的最後一吻。……事實證明，所謂最後不等於終結，最後之後還有最後，最後之後是無止盡的最後。¹⁴

透過運用了九個「最後」來突顯「最後」並不同於「終結」的諷刺。情感常藕斷絲連牽扯太多，很難慧劍斬情絲。作者與戀人的愛情結尾是無數次的最後一面、最後一吻、最後通話，形成與「最後」一詞定義的違反，對比出強烈的諷刺，也造成文章的張力，更點出情感難捨難斷的事實。

綜上所論，可以發現組合軸運用詞句錯置可以造成「疑念懸置」或主語與述語因為拉近而形成「動作連續迅速」的效果，文句意蘊更加豐富、畫面更加鮮明

¹²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11頁。

¹³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216頁。

¹⁴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72頁。



而使感知延遲；而重複使用相同字詞，可以使文章情感不斷疊加並凸顯作者想傳達的情感，甚至形成辛辣諷刺的效果，兩者皆可形成陌生化現象。

故雅各布森談到文句的詩化是運用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造成的效果，但在李欣倫的散文中，我們看到即使在組合軸中，運用語詞錯置與詞語的重複使文句加長，也可形成延遲感知的作用而造成陌生化現象。

三、立象表意之意象化現象

雅氏認為詩的功能就是把「對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這樣的投射會導致隱喻關係的顯現。於是在「選擇軸」上意義相近或相反的詞間的關係，會被放在「組合軸」的句子中，造成感知的延遲，形成陌生化現象。

在李欣倫《有病》一書中大量出現「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的文句。其現象可相對分為：「以物象代替情感」、「以自然現象代替情感」、「以人體代替情感」及「以科學概念代替情感」等四類。首先就「以物象代替情感」來說，如〈你的手我握不住〉中寫到：

在時間、記憶、欲望等一切的一切都被拉得細長細長的夜裡和清晨，唯有自己能打開自己。於是，雨季降臨。潮濕令人睜不開眼，再也分不清優與劣、健康或殘缺，平常令人厭惡的疤痕、脂肪、黑色素、細紋，從長癌的心壁漸漸剝落。逐漸粗糙的皮膚，小小的乳房，多脂的腹與臀，運動發達的腿肉……我學習閱讀自己的不完美，與缺陷達成和解。¹⁵

將「時間、記憶、欲望等」「拉得細長細長」說明人往往在靜謐的深夜與清晨，沒有塵世喧擾時才能細膩而深刻地檢視自己的一切。所以後文提到「唯有自己能打開自己」這句是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的表現。「打開自己」的「打開」一詞原應用以形容開啟某種容器，但是這裡的打開卻是用以開啟「自己」。如是，則「打開」一詞便產生了使感知延宕的效果，在「打開」與「自己」之間展開一個必須以想像進行填補的意旨空隙，指的是不帶根深柢固的道德禮教包袱，丟棄單一的社會主流價值去檢視自己的價值。而要真正放下、丟棄，只有自己願意且有智慧才能做得到。當我們能做到反觀自我，真正了解自我價值不在社會主流的認同或戀人撫觸的支持，才會內在圓滿，這也是此段所寫的「雨季降臨」，由此可知它也是選擇軸上類似概念的替代關係。

同理，第四行「長癌的心壁」也是選擇軸的投射，「癌」指的是惡性腫瘤，初期往往被人們忽略；而建築物的「壁癌」亦會反復出現且難以根治。作者以選擇軸的「心壁」、「長癌」說明女人往往被主流價值影響而使自己世界觀扭曲，否定自己原本的樣貌，病態地試圖改變不符合社會期待的外貌，這樣的否定讓自己看不到自身的美與價值，於是生命力在不斷耗損中逐漸枯竭。「漸漸剝落」也

¹⁵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29頁。



是選擇軸的投射，表現出在作者不斷深刻檢視自我後，慢慢有勇氣拒絕強加諸己的主流價值。

是以，後文寫到的「閱讀」、「和解」亦是選擇軸的投射。閱讀文字時除了看到文字字形外，更要去深刻體會文句意涵，故此選擇軸「閱讀」兩字投射到組合軸，類比出女人除了注重身材外貌，更應該珍視自己的精神靈魂的獨特性；「和解」表達出對自我的接受，不再痛恨自己的不完美，感知的延遲皆能使文句意義的更加豐富。

而在〈迴遊你喧譁的子宮〉中亦寫到：

然後，你仍舊用她給你的唇，重新裝滿彈藥，上膛，咚咚咚咚發射，貫穿她邁向死亡的薄薄身影和白白頭髮。¹⁶

作者寫到「重新裝滿彈藥」、「上膛」原指槍枝充填彈藥、扣板機準備發射的動作。在此指的是女兒不滿母親的情緒與爭執言語的醞釀，「咚咚咚咚發射，貫穿」指的是爭吵時刺傷甚至讓母親失望透頂的話語與動作，「貫穿」更增強言語的殺傷力。李欣倫用選擇軸的相似詞投射在組合軸中，強調母女爭執時言語對彼此的傷害。煙囂味十足，雙方像敵對的陣營不消滅對方誓不罷休。讓之前營造溫馨的畫面與之後兩人的激烈爭執造成極大反差，造成感知的延遲效果。

同樣的情形在文章後半也出現：

當你們一季、一年或半個世紀才擁抱一回；當他們成為你書桌、電視機上裱褙的美麗回憶；當地震、風災、車禍、意外硬是將你們分離；當他們從你口中顯靈，眼淚和哽咽告訴你，名字和舉動提醒你，愛情一直都在，都在。¹⁷

文句中「裱褙的美麗回憶」代指相框中的照片，照片通常記錄了家人間相處美好的點滴，我們總是選出最美最值得紀念的照片裱褙起來，經常回憶；而「從你口中顯靈」指父母在世時，子女往往無法體會他們的愛，卻在亡故後幡然悔悟，脫口而出父母往日的種種美好。「名字和舉動」代表父母為子女取名時，心中所藏的深深期許；而越長越大，常發現自己與父母的容貌、行為越來越像。在選擇軸中運用相似的隱喻傳達了：即使父母與子女間的爭執如此之激烈、如此想脫離對方的生活圈，但彼此間的親情仍是仍像臍帶般連結。但往往要等到父母亡故後，子女才會有感於「子欲養而親不待」之憾。這樣的效果使為人子女的「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悔恨痛苦之情突顯出來。

同樣的以物象代指情感在〈樹梢上的走音爵士〉也出現：

¹⁶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12頁。

¹⁷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20頁。



女人走音，盤中飧，階下囚。¹⁸

音樂最重要的是和諧悅耳，而走音則是演奏時的一大敗筆，李欣倫運用選擇軸「走音」將女人的身體喻為音樂，指女人的體形肥胖也是生命中的一大敗筆。藉「走音」兩字突顯肥胖對女人生命力的斷傷。她書中寫到：「現代女子的心事之一便是她們是一支寫壞的曲子。鼻子太扁，眼睛太小，胸部太平，屁股太大，肚子太圓，大腿太肉，小腿太胖……唉呀呀，每個音節都出了錯。」而社會主流價值認為「瘦才是美」，讓肉肉的女人痛恨自己，書中提到「走音的身體讓我受窘也受苦，從小到大，我不曾接受自己的身體。」

而「盤中飧」、「階下囚」本指盤中等著被分食的食物與犯罪的囚犯，由選擇軸的相似性投射至組合軸，突顯女人的形體若不符合主流價值的「瘦才是美」，就變成眾人口誅筆伐的對象，甚至淪落到像犯了罪被法官宣判有罪銀鐐入獄的囚犯或眾人分食的食物。文後也提到：

自由意志不過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別再說為自己整型瘦身，整個潮流影響你的判斷，你甚至感受不到逼迫力，當然沒有委屈，你只是被眾人之手捏塑出來，失去判斷力的美麗紙娃娃。於是，眾女子盡全力將自己修剪成沒有贅肉、沒有毛孔，無心無腦的娃娃。¹⁹

「沒有贅肉」、「沒有毛孔」這些句子常在減重、美容廣告中看到，「贅肉」指的是需要剷除掉的多餘的肉，在此代指人的更多元的觀點；「毛孔」的功能是呼吸、排洩，在此是動植物生命力的象徵。而選擇軸的「修剪」使「贅肉」、「毛孔」像多餘的枝葉，有礙觀瞻，不合社會期待故需除去，而女人為了迎合主流，只能變成沒有主見的、隨波逐流的「紙娃娃」。

另外在〈你的手我握不住〉寫到：

愛情來了，手是瘋狂聖杯，無限裝載甘甜酒漿；愛情走了，聖杯空了，邊角出現裂縫，情感連同歲月悄悄流逝，再也嗅不到酒漿芬芳。²⁰

聖杯（Holy Grail）相傳是公元 33 年，耶穌與門徒在最後的晚餐時所用以盛裝象徵血的紅葡萄酒的杯子。相傳它具有神奇的力量，包括喝下其所盛的水可返老還童，它具有源源不絕生命力量，可使人死而復生並獲得永生。李欣倫在選擇軸提出「聖杯」投射在組合軸中，表現出作者期望從尋找愛情、享受愛情、占有愛情的過程中獲得救贖，並期許愛情能讓她的生活更加完滿如同獲得永生。

¹⁸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 年，第 88 頁。

¹⁹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 年，第 88 頁。

²⁰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 年，第 25 頁。



除此之外李欣倫亦擅用自然現象代指情感。如〈都是你害的〉寫到：

負面情緒漸漸退潮，愛情漲潮，將戀人的吻和兩人間的種種美好沖積於此時此刻，當下的不捨與愛戀取消了一切憤怒。²¹

「漲潮」、「退潮」是受月球引力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界現象，而月球繞地球依一定軌跡運行，故漲、退潮有一定循環規則，在愛情中往往存在著戀人爭吵與甜蜜的循環。當作者的負面情緒退去，戀愛時的甜蜜感又漸漸浮現，作者在選擇軸中將「沖積」提出，造成兩人種種美好的記憶具體化，一一浮現且能夠累積在心頭腦海中，愛情的甜蜜感像砂石般不斷堆疊，對戀人的依戀抹去爭執時的痛苦，愛情的甜蜜滋味再度溫暖了因爭吵而受傷的心。

另外在〈最後，我的倒影漸漸濃密〉中亦寫到：

夜漫漫，路遙遙，霧茫茫，芳草萋萋，我和千代子蒙住雙眼朝著自己奔去。直到真理破曉。直到最後，我的倒影漸漸濃密。²²

「破曉」是代指黑夜結束，朝暉乍現的時刻，接下來便是陽光普照的情景。選擇軸採用這樣的意象能讓人聯結「真理」已經「產生」、「漸漸明瞭」、「漸漸明朗」的具象化。作者開始明瞭期待他人的肯定或主流意識的認同與戀人的肯定是虛幻的，一味在意社會觀感與情人眼光終會迷失自己。最終該是自己真正認識自己，肯定自我價值，如此才會使人生更具自我價值。

再者，就「以人體代替情感」來說，如〈我來〉這一篇中提到：

事實上，男人、女人都有一個概念上的子宮，長在下體、胸腔或大腦，子宮群組孕育貪瞋癡，孕育無明，每一個小小的慾念都有毛髮牙齒，都要進食、做愛和排泄，倘若剝奪它們的貪歡權，它們會暴怒、起義，逐一分食你的身體和心靈，於是苦來，病來。²³

這段文句有許多選擇軸的替代聯想入侵了組合軸的現象，如「概念的子宮」。子宮是孕育受精卵的器官，而文句中的「概念上的子宮」分別是「長在下體」的生殖器官；長在「胸腔或大腦」代指的是心及分泌多巴胺、苯乙胺和荷爾蒙催產素的大腦。生殖器官、心或大腦都會有欲望，不論是物質或生理需求，皆可用佛家說的「貪、瞋、癡」來總括。而慾念都有「毛髮牙齒」，這也是選擇軸的投射，代指的是情慾總是糾葛難解、齧咬啃食人心，使人身陷情慾的深淵中，痛不欲生卻無法自拔。若想用理制克制它們，它們會「暴怒、起義」，代指外力強力克制

²¹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60頁。

²²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78頁。

²³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20頁。



反而引起更強烈的慾望，而這些橫流的慾望往往造成更不可收拾的後果。而「起義」本指為「正義而起兵」。李欣倫用此詞表達了貪瞋癡本是凡夫俗子會產生的，我們應客觀看待人的慾望，運用合理的方法宣洩；克制的方式猶如以防堵方式治水，一旦決堤後果不堪設想。此段文字中，選擇軸中的相似詞「概念上的子宮」、「毛髮牙齒」、「起義」等人體意象使情感更為具體化。讓讀者腦中刻畫出感官的享樂受阻而引起身心不適的情景。

另外在〈迴遊你喧譁的子宮〉寫到：

只是暫時，你趴回她發脹的乳房上，吸吮春天般的美好，雖然臍帶已落，乳汁仍是緊緊聯繫母子倆的透明線。²⁴

原本爭吵不休的母女倆短暫休兵，作者暫時恢復成母親的乖女兒形象，享受母親暫時產生澎湃的母愛。文句中「趴回發脹的乳房」與「吸吮春天般的美好」是選擇軸中相似性的隱喻功能，繪出一幅「母慈女孝」的溫馨畫面。

此外在〈都是你害的〉中有段敘述失戀時的自虐模式，失戀者的自虐儀式需觀眾支持

這觀眾群裡最關鍵的人物，便是讓失戀者淪為失戀族群的過去情人，即使他主動或被動，自虐儀式的成果展——枯瘦、恍惚和傷痕——間間斷斷逼近他的耳，威脅他的視網膜。……失戀者將槍頂住自己的太陽穴，發射，然後將過去戀人的指紋沾上槍托。……但這一刻的我已從傾吐的過程中為傷口上了碘酒（同時將真相的一部分葬在語言紗布下）……。²⁵

文中運用選擇軸中的「逼近」與「威脅」，呈現失戀者理直氣壯地以自虐儀式的結果向過去戀人「威嚇逼迫」，而過去戀人變成受害者，「耳聞」甚至「眼見」這些自虐儀式的不堪，完全無還手的能力。視網膜中的細胞可將光轉化為神經信號，傳送到大腦以成像。李欣倫運用選擇軸中與眼相似的「視網膜」投射到組合軸中，更能突顯「威脅」的嚴重性。

成為壓迫者的作者，將一切造成如此不堪的結果的原因指向過去戀人，「將過去戀人的指紋沾上槍托」，「指紋」是選擇軸中「手」的相似類比，指紋常在刑案中成為判斷兇手身份的證據，在此使用更突顯過去戀人的特定角色。

文後寫到作者在傾吐後，情緒得到安慰，心中傷痛已獲療癒，「為傷口上了碘酒」將失戀的痛苦具象化，形象更鮮明。文中敘述作者與友人傾訴戀情的痛苦時寫到「真相的一部分葬在語言紗布下」，「紗布」具有覆蓋在傷口上，以達到治療傷口的效果。而作者傾訴過程時，往往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內容，而將自己犯的錯誤有技巧性的掩飾起來。李欣倫在選擇軸採用了「葬」這個字，突顯了在作

²⁴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112頁。

²⁵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58頁。



者刻意操作語言內容，真相可能永遠無法還原，更無昭明的一天。

此外，李欣倫亦運用科學概念代替情感，如〈你的手我握不住〉中寫到：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接受身體，明白所謂的不完美也是特殊的美，或說，美本來就包含著不完美，兩者只是流動的分類光譜，一組相對的概念，沒有涉及價值判斷，就像健康與病弱只是相異地存在，不應附加過多的道德批判。²⁶

光譜是「光學頻譜」的簡稱，複色光通過色散系統進行分光後，依照光的波長的大小依次排列形成的圖案。故文中的「分類光譜」也是選擇軸的概念，指美與醜的概念每個人都可以有自由意志去做不同的分類，不同定義。你認為美的，我有權力不認同。既然如此，女人何必要屈服於主流價值，在瘦與肥之間為難自己？

另外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也寫到：

感官是烙在肉身上的千萬比例尺地圖，你依循各種感官地名去冒險、闖蕩，終究可以發現自己是哪種類型的人，或者，哪一科屬綱目的鳥獸蟲魚。²⁷

選擇軸中運用「烙」將感官的感受具體化，像烙在身上的疤痕，如影隨形的跟著自己。而「比例尺地圖」標明各地相對與絕對位置，能指出目的地之方向與距離。我們依地圖中的方位找到目標並依循前進，就如同我們憑感官的探索，可以發現自己是屬於什麼樣的人。

再如〈狹小如你裝不下我〉中寫到的：

對減重者而言，進食確實是一道思考命題，尤其當我們置身食物隨手可得的環境裡。²⁸

「命題」是邏輯學上指表達判斷的陳述語句，通常以直陳語句或假定句表達學術上的專有名詞。選擇軸用「命題」突顯「進食」時思考分量多寡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而這樣的考量往往突顯出社會主流壓力的無所不在，讓女性時常要因身材考量而只能忍受飢餓。

基於上述四類分析，可以發現李欣倫善於利用選擇軸上的切換，來使得其敘述意識具象化，並且產生複義或擴充文句意涵的效果，使感知延宕而形成陌生化。如此陌生化之符號現象，使得接受主體在接受之時，必須將其感知拉長、活

²⁶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29頁。

²⁷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79頁。

²⁸李欣倫，《有病》，台北，聯合文學，2004年，第95頁。



化，以達成意義之理解。

四、結論

雅各布森在〈封閉陳述：語言學與詩學〉(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中，提出：「詩的功能是將對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入組合軸」(The poetic function projects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from the axis of selection into the axis of combination.)²⁹，也就是「選擇軸」中原本因「相似性」、「對等性」關係投射進「組合軸」中，形成詩句中原本具有平行關係的語句，增加了更多元的意涵。是以本文在這樣的概念下，重新反思雙軸理論的理論模式，進而發現，雅各布森認為詩性乃是語言中之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之結果，這樣的概念，其實並不全然適用於中國文學的藝術化模式。原因在於筆者發現李欣倫在散文中運用詞句錯置、字詞重複也可以造成陌生化現象。

是以依據這樣的概念，筆者對於李欣倫《有病》一書進行文字分析，試圖透過此概念的引入，能夠將李欣倫《有病》一書中的陌生化現象清楚解碼。可以發現，就「組合軸」的表現現象來說，李欣倫透過詞句錯置形成疑念懸置及情感疊加、凸顯效果；也藉由重複字詞的使用，使文句拉長，除了疊加感情，也可以產生諷刺現象。而組合軸兩種不同的變異方式都造成感覺延遲，進而形成陌生化的感知效用。

而就「選擇軸」的表現現象而言，李欣倫透過建築物、槍炮、相片、音樂、紙娃娃、聖杯等物象；漲退潮、破曉等自然現象；子宮、乳房、傷口等人體器官；光譜、比例尺、命題等科學概念四種類別意象的運用來表現抽象情感，使讀者在閱讀時詞句產生複義及敘述物象產生內質變異的效果，進而豐富詞句的意涵，使「能指」(signifier)到「所指」(signified)的距離拉大，形成感知延宕的陌生化現象。

除了在雙軸詞語的變化值得讀者再三咀嚼外，李欣倫的散文從精神獨創性來看，她的生命向度關懷的是女性的議題，從愛情及社會主流價值中反思出現代女性自身存在意義。作者以她深刻的中文學養運用詩化語言傳達出她的世界觀，使讀者能透過作品體會到美感效應。而本書的結構安排，也讓讀者與她共同經歷愛情的熱病、女性共享的集體心事，最後尋找到真正自我。再由散文表現的優美性來切入，從文調來看，她成功的營造出氛圍與意境；從文筆來看，她成功的在組合軸與選擇軸變化，使情感不斷疊加，也使文字產生陌生化效果，形成感知的延宕與意義上的豐富；她的散文產生的美感效能不只引發筆者心中的共鳴，相信許多女性亦心有戚戚。

²⁹ 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收自 ed. Thomas Sebeok: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MITPress, 1960), P358



參考書目

一、 專書

- 趙毅衡，《符號學》，台北市，新銳文創，2012年。
- 李欣倫，《有病》，台北市，聯合文學，2004年。
- 李欣倫，《藥罐子》，台北市，聯合文學，2002年。
- 李欣倫，《重來》，台北市，聯合文學，2009年。
- 李欣倫，《此身》，新北市，木馬文化，2014年。
- 鄭明嫻，《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長安出版社，1986年。
-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
-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
- 鄭明嫻，《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 鄭明嫻，《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

